

皇清經解

文

明

報

報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八十八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木補編

詁經精舍文集

易消息解 陳善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生長之名也陰不自生  
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爲義易緯乾鑿度曰易无  
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  
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而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曰相並俱  
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  
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  
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无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

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象一七九卽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昏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至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三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爲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遯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餘卦附之錯

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  
明消息然亦有離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  
之贊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與坎離艮兌消息其言  
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說解之然其注復卦云建戌之  
月以陽氣已盡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  
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  
在戌復在子隔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稽覽  
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  
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畢矣豈聖人設卦以盡  
情僞之意哉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  
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譖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

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與萬物盛長也陰  
言消者始遘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  
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  
爲積不善于聖人履霜堅冰之旨奚取焉虞氏世傳孟氏易又  
具見鄭荀氏書得以考其是非故其爲注也原九六之旨以明  
變化考日月之行以定消息運終始之紀以敘六十四卦其言  
爻象也當爻皆取變動成於既濟與鄭氏所言者異矣其言吉  
凶也以陽生爲吉陰殺爲凶與荀氏所言者又異矣天地之變  
化於是而彰鬼神之情狀於且正而著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於是  
而明消息之旨莫詳於此矣二工弼不明此理騁虛誕之辭以言  
易其盈虛消長之欠不詳於辭辭彖傳槩以爲不經嗚呼旣以



爲不經矣消息之理何以明之哉

易消息解

汪家禧

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爲陽息姤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于人事于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

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于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象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于象三言消息徵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言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旣濟定易道尙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緒

太初元年者漢麻太歲在丁丑而古麻太歲在甲寅也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者漢厯初改建寅以冬至退入前一年丙子故漢書律厯志稱太歲在子而古厯則爲甲寅之冬至也史記厯書殘闕太初之術不傳其厯術甲子篇不知何時補入首尾七十六年卽推步家四章爲一節之法其間歲陽歲名本多舛錯又與爾雅不符當有譌脫其太初天漢太始征和等年號司馬貞指爲褚先生所續章俊卿疑爲劉歆三統厯譜有之今細檢篇中記焉逢攝提格以後凡二十八閏與資治通鑑所載殷厯高后元年甲寅起至武帝元鼎五年己巳止七十六年中閏月無一不合則此篇是殷厯而非漢厯太初以後年號則後人竄改也厯書所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本文與漢志略同其不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



旦冬至凡二十一字卽甲子篇之首行此必後人傳寫重出誤  
接于詔書之下今試讀詔書上文旣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已詹而下文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至有是理乎漢志載  
詔書無此二十一字其爲衍文無疑也漢志云迺以前曆上元  
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  
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  
初本星度新正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  
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爲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不同  
唐書曆志引一行日度議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  
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說者云太初之元歲在星  
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闕逢攝提格

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也又云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秦漢之間多以歲陰紀歲東漢始專用太歲而去其超辰之法難者云太歲與歲陰太陰爲一闕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自歷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自後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竊謂古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之法當從前說若太歲太陰歲陰三者爲

一當從後說超辰之法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律厯志引永元十四年霍融之言曰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卽服虔注春秋左傳之所謂龍度天門也周禮馮相氏保章氏鄭康成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厯太歲非此也又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賈公彥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也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厯太歲跳辰以

是年冬至爲甲寅漢厯太歲不跳辰以是年冬至爲丙子也天官書用石氏之說曰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此古厯之歲星也漢書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厯在營室東壁在卯日單閼二月出太初在奎婁此漢厯之歲星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厯與太初厯紀歲星之行度相去二辰一以爲太歲在寅一以爲太歲在子也然歲星行度時有贏縮順逆雖稱百四十四年跳一辰不過約舉大端續漢書律厯志引虞恭宗訢等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蓋三統厯由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千七百二十八年計十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超爲一周則八十二周之外尙餘三十五年故云有奇究之上  
古之年荒遠難稽據四分術則減少九千三百六十七歲皆未  
可盡信若以漢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得本星度之語核之  
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年之一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  
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闕逢攝  
提格爲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右行此年在攝提格明  
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闕執徐爲  
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夫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  
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  
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  
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

之名不可分也惟古厯漢厯之異致啟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  
焉逢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厯術甲子篇之爲殷厯而  
非漢厯則無可疑矣是不可以不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縉

太初元年歲名之不明一由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一由不知太  
歲歲陰之有別太歲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  
律厯志者志云迺以前厯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  
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蓋是年十一月歲星  
出星紀婺女六度日躔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  
與上元泰初所在相合故云巳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

之歲數積算四千六百一十七超辰三十二推之當在甲辰非

丙子也必加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歲而得上元丙子故志又

云漢祿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

中得超辰之歲九百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

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

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

子是也左傳襄二十八年疏三統云歷以庚戌為上元蓋不用超辰同虞恭等所推非三統本法劉歆三統

乃追述太初而作其步歲星術以千七百二十八為歲星歲數

此數即歲星超辰一周之數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得千七百二十八其推歲所在

則以積年盈歲數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百四十四除而

得積次左傳疏云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



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其欲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丙子起算算外得太歲所在此超辰之法之顯然足據者太初以前雖無可考然三統以春秋內外傳言歲所在推之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算四百六十八歲星當超三辰越鶉火鶉尾壽星而在大火是年重耳奔狄故董因言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算百四十五歲歲星超析木而至星紀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鄭康成謂此年歲星在牽牛是也歲星既超辰則太歲不得不從之而超所謂歲星常應太歲以見由此推之超辰之法古矣若四分則不然虞恭等謂四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

四十五年歲在乙未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此但以六十甲子推算不復用超辰之法故恭等駁太初法云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蓋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明乎超辰之法則太初元年之爲丙子而合于上元本星度何疑至於虞恭蔡邕竝以太初元年爲丁丑說者以爲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爲丁丑此則不然漢志明云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則歲名因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武帝紀太初元年仍以冬十月爲歲首而次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夏五月始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是皆始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在子實在正月前迨改歷後旣以正月爲歲首則十一月當屬之上年而太

初元年爲丁丑矣若以爲丙子則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既以十一月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枵矣蓋改元自在丁丑而厯家據所推冬至以立法定用丙子爲元兩不相蒙也更下推至王莽建國五年距算一十六未及超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酉若以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丙子則推至建國五年未及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無此法矣故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丁丑而正月前冬至厯元則太歲爲丙子若史記所云年名闕逢攝提格漢志所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則自指丙子歲之歲陰所在言之非太歲也自東漢後罕言歲陰學者或主廣雅之說欲合歲陰太歲而一之而知二者之分者又或言之不詳竊謂太歲者歲星出時斗杓

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太陰者歲星出時紫宮中陰德星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古人詳於天事尊禮太一奉承帝車既以歲星之出步歲而復繫之以斗杓維之於天一三者相應會天位而重民時之義也言太歲者莫明於鄭氏言太陰者莫備于淮南鄭注周官馮相氏保章氏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所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者如此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亦以正月出于亥宮正月斗柄建寅卽命此年爲太歲在寅也鄭又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者歲星由丑而子而亥以至寅爲右行厯天盤十二宮一周太歲由子而丑而寅以至亥爲左行厯地盤十二位一周一行于天一行於地太歲之見于鄭義者固如此其精晰也



淮南子言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史記  
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曰陰德或曰天一此太陰爲陰德星  
之證淮南先言天一元始後言太陰元始異名而同實也又云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  
又云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  
以太陰配四象及鉤陳則太陰爲星象矣又云太陰在寅歲名  
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夫  
歲星以十一月出斗构建子太歲當在子而淮南繫之太陰在  
寅之下則太陰必非太歲明矣又云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太陰則固顯然分別必非一物明矣太陰之見于淮南者又如  
此其詳盡也太陰由寅而左行

據淮南  
及史記

則太歲由子而左行歲

星之于天則由丑而右行是太初元年歲前冬至太歲在子歲星在丑則太陰必在寅矣淮南言歲星次舍與太初悉合若甘石悉差兩月蓋甘石戰國時人所用者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故耳其實不異也史公載之天官書偶未晰而漢書天文志承之遂成歧說律厯志載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歲在星紀婺女六度下復云正月歲星出婺女明以正月爲十一月蓋用甘石成文也且天文志所紀太歲年名自以所用之厯爲主決不舍太初而從甘石其諸書之以太歲太陰同稱青龍者散文或可通稱耳猶之石氏星經以攝提爲太陰而天官書謂歲星一名攝提豈得以太陰歲星爲一乎故太初元年之名爲闕逢攝提格者據歲陰言也歲陰者歲星出時陰德三星所值之辰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 雅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爲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麻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卽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



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  
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  
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  
是丁丑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者此殷曆之元太初曆所用故  
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  
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  
寅其說是也其二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  
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  
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  
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  
已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可知爲

麻術之元矣

澣衣成事辨

趙春沂

裴松之注吳志引虞翻別傳翻奏北海徵士鄭元尚書注違失  
事目云成王疾困憑几洗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洗字虛更作  
濯以從其非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竊謂儀  
禮士喪禮云浴衣干篋又云浴用巾拈用浴衣注云浴衣已浴  
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拈晞也澣衣卽浴衣名異  
實同耳蓋旣用浴衣浴事已畢故云澣衣成事若祇澣濯裳衣  
何云成事之有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拈用浴  
衣如它日疏云拈拭也用生時浴衣拭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  
作之生時有作也又云絺用細葛除垢爲易玉藻云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由此推之中  
用絺者以除垢也衣用布者以拭身也蓋古人凡朝祭大典無  
不浴浴畢拭之以布謂之浴衣鄭氏則謂之澣衣既以濯解洮  
類又言澣衣成事言濯畢而拭以衣成事猶言濯畢也濯畢然  
後相被冕服于經文情事亦合此蓋鄭君據禮而知者非謂澣  
濯衣裳也虞氏不悟此旨遂以譏鄭學者復不知鄭氏澣衣成  
事之旨謂虞氏以此誣鄭則又非矣或又疑爲濯之上有脫文  
當云洮讀爲濯引周禮守祧注證之然鄭注果讀洮爲濯則惟  
以洮爲濯不以類爲濯虞所云天子類面謂之澣衣連文讀之  
明是舉類以該洮與鄭相反何以誣鄭至如此之甚知其說未  
安矣

六飲解

徐養原

周禮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按內則曰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  
醴濫疏云漿人六飲水漿醴皆與此經同惟醴用清耳涼則此  
經濫也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也酏則此經黍酏也惟醴不在  
六飲之列水者鄭注內則云水清醴水而謂之醴者殆以其可  
飲歟漿者內則注云漿酢載也又酒正注云漿今之載漿也按  
說文酉部載酢漿也从酉戔聲又水部漿酢漿也其說並與鄭  
合賈公彥以爲載字从載从酉省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  
爲載漿此說不知何據卽如所言當云从酉从載省不得云从  
載从酉省也醴者說文云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釀之一宿而成



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云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  
宿而就又酒正五齊二曰醴齊鄭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恬酒矣疏謂醴齊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  
也涼者先鄭云以水和酒也後鄭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按內則有濫無涼鄭氏云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  
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孔疏云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  
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說文涼作醑云雜味也其義亦與  
鄭合又案管子曰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  
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濫一名涼蓋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凍  
飲酌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蹙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醴居之  
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此卽衆人所謂涼飲醫者有二說內

則云或以醕爲醴後鄭以此當周禮之醫其說云凡醴濁釀醕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案醕與醴爲六飲之二今以醕爲醴則非醕非醴故以爲醫若先鄭則以內則之醕爲醫其說云醫與臆相似實一物按說文無醕字先鄭引內則作臆今內則作醕後人所改也又說文酉部醫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許氏所說字體與後鄭同後鄭所謂从酉省者省乃衍字也其說字義則頗與先鄭合蓋毆者臆也病者善臆故人身有臆嘻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諛諛諛一作醕莊子曰生者嗜醕物也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後鄭雖以醕爲梅漿然於酒正載先鄭說於下而不破之是亦得

備一義且必如先鄭說然後內則所列諸飲與漿人適合無駢  
母枝指之病矣酏者鄭注酒正云酏今之粥酏飲粥稀者之清  
也注內則云酏粥說文酏黍酒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酏爲粥  
清然則鄭君之說傳之賈氏也漿人共六飲而酒正止辨四飲  
者鄭氏以爲水涼無厚薄之齊故也厚薄謂清糟也沛曰清不  
沛曰糟糟用柶清不用柶四飲皆有清糟故后致飲于賓客有  
醫酏糟夫人致飲于賓客有清醴醫酏糟而酒正於醴獨謂之  
清蓋以醴爲貴故得專清之名內則序飲亦惟醴言清糟意可  
見矣四飲兼清糟爲八并水涼爲十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  
漿先饋六飲皆漿類漿人掌之故總謂之漿

中庸說

洪震煊



禮記中庸第三十二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異而同相輔而成本經以爲訓也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者卽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非謂平常之德亦行平常之言亦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

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  
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後漢書胡廣傳云廣性溫柔謹  
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起天下中庸有胡公曰常曰屢  
此庸之所由名也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晏注云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  
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  
庸名其義一也若以庸爲平常者則必非中庸之庸之義也揚  
子雲云甚矣聖道無益于庸也聖讀而庸行益去諸此以庸爲  
平常者也揚子且欲去之惡乎孔子而以爲德之至也荀子曰  
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卑污傭俗傭卽庸

也左思魏都賦曰超百王之庸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審是數義  
聖賢不貴平常之庸矣

中庸說

徐熊飛

中者藏也庸者用也惟藏之極深故通乎天命之性惟用之至  
廣故能爲天下國家以至於贊化育中者正也庸者功也其道  
正而有功故謂之達道故謂之不可離子莫之中非正也以其  
無功也五霸之功非庸也以其不中也正爲體功爲用不可相  
離易之言中也重於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懼以其  
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譽五多功以其中也故彖傳  
言中三十有五象傳言中三十有八正不必中中無不正也自  
古聖人言道未有不計功者故舜典曰奮庸熙帝之載臯陶謨

皇清系錄 卷三頁八  
日自我五禮有庸哉益稷曰車服以庸周官太宰職曰保庸司徒職曰以庸制祿皆所貴乎有用之學也子思作中庸欲以明中之必有庸庸不外於中故詳言中而略言庸一則曰中和再則曰時中和以發中時以用中不言庸而功即在堯舜之平地成天用中而已矣孔子之仕止久速時中而已矣

性情說

汪家禧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于坤旣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



虛然則情無惡歟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于欲于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已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虞氏說

性情說

胡

縉

命於天而生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性者何仁義禮知信是也情者何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天地者性之本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有陰陽人有性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性在天爲六氣在人爲六情有

善無不善者性也率乎性而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言性而不本於仁義禮知之善者鑿于天而昧於人其爲說也駁言性情之善而不本于陰陽五行之奧者詳於人而略于天其爲說也虛孔子而後言性者不一則其說將奚從曰從孔子孔子之言性也備于易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而曰道曰善曰仁義禮智則言性惡而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者其說非也言

性而曰天地曰陰陽則言性情而不本于陰陽五行六氣者其說亦非也曷言乎性情本乎陰陽也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陽三合然後生陽主性陰主情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善乎許叔重之言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白虎通亦言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孝經鉤命決亦言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言性情者說莫精於此矣蓋分而言之則性情各有陰陽性對情而言之則情爲陰性爲陽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陽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陰承乎陽則順矣情率乎性則情亦善矣曷言乎五性本乎五行也按大元經曰

三八爲木性仁二七爲火性禮四九爲金性義一六爲水性利  
五十爲土性信劉歆班固作律歷天文志漢書晉灼注引翼氏  
說皆與之同白虎通復暢其義曰人有五藏六腑此情性之所  
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  
水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肺所以義者何肺  
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心所以禮者何心  
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禮  
上下分明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脾  
者土之精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若乾  
鑿度之論五性則又以信屬水知屬土其說曰凡人生而應八  
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也陽氣始



生受形之道故東方爲仁成乎離離者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敘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氣刑盛陽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鄭君中庸注祖其說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尸子曰冬爲冬亦二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爲知土爲同此說信者其說得之按楊子以性爲善惡混而太元仍以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劉歆班固賈逵皆宗古學而漢志白虎通之說皆云知屬水信屬土與揚氏太元合必周漢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土二行兼知兼信史氏周易口訣義引以立說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知非信不

成明乎五者之爲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曷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翼奉奏議亦嘗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爲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曷言乎率乎性則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率乎

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一於善也故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既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上知與困而不學之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學之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於教者情爲之也凡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哀樂喜怒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性言存性中庸亦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率性者率其五常之性也修道者脩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度制不節又曰民之性如繭如卵繭待繰而爲絲卵待覆而爲雛性待教而爲善斯言也得之矣

董子言性純雜相半當分別觀之

聖人

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總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



子子思及漢儒之言陰陽五行者爲得其實焉若周人世碩密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爲性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是直離情以言性而近于桑門之學也故鑿于天而昧乎人其失也駁或祖孟子以言性而略于陰陽五行致五性六情之說不明于天下故詳于人而略于天其流也或病於虛是故惟聖人之論性情也言天亦言人貴實不貴虛而情以之正而性以之盡而命以之定

性情說

洪震煊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

於性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卽情也惟情本出於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皆有之此性所以爲相近也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已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

所舉而云艷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者歟

性情說 徐養原

今有人於此或曰善或曰惡各持其說莫能相勝試取其行事條而列之則其善惡可不辨而明孟子以性爲善荀子以性爲惡二子言性各有所指而說者不察互相譏彈宜其說之多而愈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也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然則荀子以好利疾惡好聲色爲性也今試舉仁義禮智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

善試舉好利疾惡好聲色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惡然而說者多伸孟而抑荀彼將曰性一而已孟子之言是則荀子之言非是不然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也凡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皆謂之性何必限於一哉且荀子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非卽荀子之所謂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又曰口之於味其性不與人殊是孟子論性固兼二者而言之矣孟子兼而言之荀子乃舉其一端則荀子之識不逮孟子然以荀子爲不識性則亦不可凡二子之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學以復其性故人可以爲堯舜學以化其性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孟子之爲學猶索逋然求其所固



有者荀子之爲學猶殖貨然致其所本無者故曰聖人者人之  
所積而致矣孟子言聲色臭味君子不謂之性恐人之順性而  
廢學也荀子以爲正惟性惡乃不可以不學告子曰生之謂性  
此亦一說也記曰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  
以血氣心知爲性自古而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孔子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又以知愚爲性知不極  
上愚不極下其爲知愚率相近也因其所習而知者益知愚者  
益愚惟上知與下愚其性本相遠矣習不能移之使相近也若  
仁義禮智則上智與下愚一也何遠近之足云

格物說 洪震煊

自儒者以格物爲第一義於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爲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扞禦近取量度是離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冲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于來物若知善

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  
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  
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  
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  
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有關於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  
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  
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人之不行善而行惡  
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  
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爲天下僂矣是言善惡所至  
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吉凶終始極爲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紛紜辨難之有哉



格物說 徐養源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閩洛而詰訓具有師承或尙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

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凡物之未來  
寂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  
幾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  
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  
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  
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  
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慎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天  
理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徇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  
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据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據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

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  
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據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  
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  
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卽在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  
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  
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  
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  
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  
一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

原無關文固無容補耳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祕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卽孔子所謂道也會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卽是一恕卽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卽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說盡人皆得聞之寧獨二氏爲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

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尙知一之爲貫曾是七十子身通六藝者而反不知一貫之爲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是一義周禮注十葉爲貫後人以錢十百爲一貫穀梁傳云羈貫成童范甯注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論語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于聖人故能以一貫十曾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卽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疑夫子云予一以貫之夫亦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曾者有二也

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聖孔子祕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母生從母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實字從貫貫成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

詰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  
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  
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  
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艸之屯也上  
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  
以貫與自貫異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  
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爾盡必強識事數之  
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  
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  
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八八爲六袞出  
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



至于十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會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丈問答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圖惟道傳于備數故功成于篤實也

曾子一貫論

趙春沂

一母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母爲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母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母之指無可易

者今且卽說文推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母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今按術家求中徑及邊形之法天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卽一母之象也又甲字下引太一經頭宜爲甲甲爲人頭而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母十之象是一母之指通乎天地人也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母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按才卽古文哉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才爾雅釋詁注引書茂哉釋文作茂才才哉皆始也是一母之指又卽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十也數十百爲一貫是天地生一成十之數于此可悟也鉅大鎖也一環母二者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凡六書之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𠄎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

大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丁字皆从一，从一一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一而四方中央以。此又非一母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卽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母，亦與六書之誼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母本古語。故莊子德充符曰：「以不可爲一母，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母。」一起一廢，應之以母。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母九野。俶真訓曰：「夫道有

綱紀條母得一之道連干枝萬葉皆卽孔門一母之指也至如  
韓非子顯學曰磐石一母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母此又不  
專指道言蓋一母之指備文爲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爲道  
實肇端于孔氏而大衍于說文故曰一母之指卽六書之誼也  
許氏之功誠鉅矣哉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竊  
嘗受中庸而讀之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  
實相承凡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爲堯舜  
以來言道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扞獲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



繹思夫曾子之唯一貫而以忠恕著明之爲之釋然解已忠恕  
違道不遠中庸言之不過下學上達之義烏乎解一貫不知忠  
中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持載覆幬不假造作故其氣和聖人有  
心而無爲因物以付內而喜怒哀樂外而子臣弟友近且居室  
之閒遠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一心應之各得其所而其理則  
庸程子有言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門人不知也知忠  
恕而已矣在天地則於穆不已在聖人則至誠無息門人不知  
也知下學之忠恕而已矣忠耶一耶恕耶貫耶其理衆著其蘊  
無窮曾子身體之而子思乃得之以著中庸然則不知曾子之  
一貫讀中庸可已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所由出其緒至紛且  
蹟約其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而行九經貫也一者誠

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物以誠爲終始不誠無物非無物也無一則無以貫也以故順乎親信乎友獲乎上以及言之不貽事之不困行之不疚道之不窮凡事之不廢一則豫貫則立至於以天始以天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則惟一故貫惟貫故一之義也中庸一書卽以爲曾子一貫之傳書也可雖然曾子亦終其身忠恕中已耳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日以三者省身戰戰兢兢至於易簣而求安於正何敢一日以爲得聖人之道哉惟其然而一貫乃獨歸之曾子矣何則聖人之門聞一貫者曾氏端木氏而已端木無傳書曾子有傳人人傳其書後數十年而孟子私淑諸人而聖道益著人言孟子功不在禹下吾爲

之揆厥淵源於曾氏尤溯洄不置焉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  
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  
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天律治世之鴻模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  
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孝爲仁本禮爲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  
惡其害已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則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  
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詒爲身  
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箸六官繫

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  
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  
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  
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  
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  
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數綦繁其要甚約視聽言  
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  
義一也若其不爾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  
肉之恩薄而背死亡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  
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



凶與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  
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  
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言  
卽非禮知行必由已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爲遷  
貳之風旣革輅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卷之六

禮記

禮記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由之初疇酢往來體之乃人情之  
欲後儒未悟厥指以天理爲禮而禮復之指遂晦嘗按說文復  
往來也曲禮曰禮尙往來以之詁復禮其誼最確且聘禮注復  
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證二特牲饋食禮注  
今文復爲反鬼谷子擗闔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誼得爲通

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爲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法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爲復也故何妥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顧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卽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卽以施報爲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旣禮爲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卽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尙往來者禮之體非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爲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爲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已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

何以爲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故證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說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旁引曲證大暢厥旨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釋能 段玉裁程作

六書之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也六書之用轉注假借也六經傳注自爾雅而下皆兼言轉注假借二者而說文因字之體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義不言假借如能是獸名其本義也下

文云能獸中堅故偁賢能而彊壯偁能傑此是許之說假借處  
與韋下云故借以爲皮韋鳥下云故以爲鳥呼來下云故爲行  
來之來朋下云故以爲朋攬字西下云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子  
下云人以爲偁爲一例全書內發明假借祇此數處而已能之  
爲賢能爲能傑由能獸堅中而引伸之也引伸之則賢能能傑  
爲字之正義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鄭說古書作耐此由古能  
與而同音耐與而有本義古書同音之假借也鄭以漢人文字  
皆作能此獨作耐故釋之非鄭謂能皆當爲耐也又才能本無  
正字借能獸爲之若借耐爲之則又借中之借也

釋能 徐養原

能字鄭以爲古皆作耐而以能爲三台字於禮運樂記注兩言



以注易利建侯而不寧讀而爲能注詩柔遠能邇讀能爲仰  
耐去寸則爲而故讀而爲耐而與如古通用故讀耐爲仰秦誓  
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容者猶言能有容也故公羊傳  
曰其心休休能有容此讀能爲如之證也許君之說曰能熊屬  
足似鹿从肉吕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能而  
从炎則爲熊熊而从罷則爲罷熊罷皆猛獸能亦熊罷之屬又  
曰彫罪不至髡也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人之有能猶獸之有力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有知  
慮乎多聞識乎趙氏注云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按  
知慮多聞皆由于強強壯稱能傑不亦宜乎大司徒三年大比  
則放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也藝

以道爲本道藝以德行爲本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  
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  
此唯賢者而後能之故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明先有  
內美又重之以脩能乃可貴也漢書食貨志曰能風與旱師古  
曰能讀曰耐然則耐既可讀爲能能又可讀爲耐所謂古字音  
同皆相假借者也康成之說毋亦示人以假借之法而未暇詰  
其本義也歟

釋能

汪家禱

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御事在己爲任  
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子人爲力  
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

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  
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能  
屬足似鹿

說文尔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蒼雅竝稱蒼卽蒼頡篇雅卽尔疋也說文之爲書也  
檢以六文貫以部分蓋承蒼頡之後而變其體例者也夫尔疋  
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說文讀  
應尔疋無不合者然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  
辨其異也蓋尔疋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傍依附宜溯其原義  
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尔疋所訓  
則借義爲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唯初之

爲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皆假借也又說文羅列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載之尔正則專爲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義於尔正也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貿買也至熾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爲之訓釋未嘗倒置其言幕暮也者卽采薇之歲亦暮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漢書藝文志列尔正於五經奏議之後此其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尔正往往與說文抵牾又自有故一則傳寫之淆譌也術門謂之閱所以止扉亦謂之閱以說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閣也而非閱也紅龍古其大者歸差齋實以說文考之歸則齋實也亦有尔正不誤而說文誤者禘告也而



以爲礼吉是誤告爲吉也葑大也以爲艸木到而以菽爲大是  
誤葑爲菽也他如山有艸木曰岵無艸木曰屺則說文與尔正  
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岨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尔正異孰  
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竄改也以務爲攷以  
啓爲改以貢獻之貢爲贛賜因通借而失之氣靜也說文有瘞  
無氣其萌蘢蒨說文曰夢灌渝鎬侯之爲藹也牟母之爲鵠也  
白躄之爲躄也商何之爲萑也叔鮪之爲鮪也刀魚之爲魴也  
當互之爲鮪也畱蹂之爲鷓鴣也見於說文注者猶存古文假  
借之遺不特脊令卑居毛傳爲近古也今之尔正增益偏徇殊  
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尔正禰禰禰禰今  
尔正竝無其文則其書之脫誤固已多矣其顯與說文背者若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八終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禽頭與离兕相似其  
非羽族甚明以禽爲羽族殆起於秦漢之世尔正爲叔孫通梁  
文所增益將欲釋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  
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  
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三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九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木補編

詁經精舍文集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為何年水經注以為孔子年十七適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次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為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為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喪未葬即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為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



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  
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會  
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  
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  
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並奏者矣爾雅  
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  
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酒令趙王鼓瑟使  
奏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並  
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  
曾點之書未下與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  
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

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子竝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 鶚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澮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

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高山下括地志高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高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

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變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  
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  
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  
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  
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爲  
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  
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  
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于陽城卽所避之處以  
爲都而其後遷都于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  
晉陽固無解于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  
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  
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  
也又考鳴條在陳畱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  
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論語道千乘之國出車考

全

鶚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  
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  
多主之鶚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  
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  
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

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  
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  
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  
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  
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  
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二十家爲匹馬士一人  
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  
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䟽通  
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  
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

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  
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  
諸侯恐未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  
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  
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為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為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  
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  
樵汲五人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菱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  
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  
人為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為正卒三遂為副卒鄉遂出  
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

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遍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王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



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  
蒐田之用耳芻蕘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  
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  
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  
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  
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  
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傳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  
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  
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用甚多而封域  
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  
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

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臯鄭氏謂隰臯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一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

此亦大槩言之耳天下土田美

惡不同其通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

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

鸚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卽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卽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

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  
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  
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傳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  
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卽搖光以七  
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司常日月  
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卽  
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也鳥隼爲旟卽前朱鳥也龜蛇  
爲旐卽後元武也日月爲常卽此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左傳  
桓公二年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  
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  
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譜三辰之合於三



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

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  
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竝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  
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託龍  
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  
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郊特  
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  
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數  
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  
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釋名 金 鶚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於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

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而得假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皐皐陶一作咎絲皐咎聲亦相近古韻蕭肴豪尤通也故磬鼓磬字从鼓咎聲

釋庸 金 鷄

庸古通傭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于傭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乘其墉釋文云鄭作庸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訟書堯典鬯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借作頌故亦

借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即爲用庸  
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閻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  
又通作燄書洛誥母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作庸庸庸與閻  
燄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  
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貫 金 鶚

貫古通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說文攢習也从手貫  
聲春秋傳曰攢瀆鬼神是貫與攢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  
貫从母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攢之攢當从手左傳作貫爾  
雅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借用也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攢  
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攢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貫又通



臣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  
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  
也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  
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  
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  
而止之關也鄉射禮貫字亦當如此解讀烏還反鄭注云貫猶  
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賈疏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  
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釋文貫古亂反中也夫關者彎弓之  
限也孟子所謂彀率也張弓中關則能中正故鄭云貫猶中也  
賈氏以貫穿布侯解鄭說誤矣陸氏音古亂反亦以爲貫穿之  
貫均誤也古人射以觀德貴于中而不貴于貫侯若以貫侯爲

貴是尚力也記曰禮射不主皮鄭注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論語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蓋人之力有甚弱者不能至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不主於中皮也然則射雖貴中而猶有不待中爲雋者況貫侯乎惟解爲中關而止之關則不失其殼率卽所謂比於禮樂者也雖不中猶中也故曰不貫不釋鄭氏注猶中猶字最有深意而賈疏不能知也貫又通母說文卅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母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母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釋祇 金 鶚

祇古通振禮記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書臯陶謨

目蠟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柴誓祗復之魯世家  
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無逸云治民祗懼魯世  
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祗動  
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凶說文引易作楛恆楛與祗聲同曲禮  
眡於鬼神注云眡致也眡或爲祗眡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  
作祗云告也祗與祗聲亦相近皆祗振相通之旁證也古韻支  
真通春秋齊師遷紀邶鄘鄘字音茲而从晉寅寅二字本在  
真韻而亦入支韻詩祗自塵兮塵與疾字爲韻夏禹襄陵操不  
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誅垂萬春焉春字與時  
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臆法內  
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爲韻皆支真相通之證也又真元二韻

通人所知也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  
止音相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  
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殷白虎  
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亦从斤沂卽垠  
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斨也班固荅賓戲漢良受書  
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  
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卽如支真通也微真通卽如支  
真通也惟支真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  
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  
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怵怵愛也漢書敘傳妣妣公  
主孟康注引作妣妣愛也



釋菜 金 鶚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士喪禮既豆之實既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豆實士冠禮再醮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鉶芼有滑夏用葵冬用苴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苴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藿苴之類賈疏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羸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醢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

凡鋤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蒞免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灼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茆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茆蘘鳧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蓴周禮朝事之豆有茆菹又爾雅齧苦董郭注云今董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又菽蚍蛭郭注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芘菜一名荆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菹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

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鶯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即  
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  
云葵有鴨腳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  
掌則秋葵即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  
葵即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蕪葵古所謂藤菜今謂之  
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  
赤如血然此非衛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兔葵楚葵等同  
為葵類而已

釋葵 孫同元

古之所謂葵菜即所謂向日葵也葵字从癸得聲尔正釋天云  
大歲在癸曰昭陽邢昺疏云甲至癸為十日日為陽王氏農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本謂葵爲陽草據此則向日之義已隱寓制字之中淮南說林  
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  
也曹植求通親親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  
終向之者誠也古人凡言葵菜皆專指向日而言左氏成十七  
年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  
以蔽其根急就篇注葵爲衛足之菜傾葉而蔽日者也然則衛  
足卽向日向日卽古所謂葵菜第今人竝以葵爲花品不以爲  
菜品故鮮有食之者

釋葵 謝 淮

按葵種不一有蔬品有卉品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  
禮士虞禮鉶芼有滑夏用葵鄭注夏秋用生葵賈疏謂舉夏以



兼秋蓋卽今之秋葵鮑照園葵賦白莖紫蒂豚耳鴨掌狀與秋葵同白居易詩炊稻烹秋葵與豳風七月烹食之義合本草謂之滑菜與儀禮劔芼有滑之義合公儀休之所拔魯漆室之所種周彥倫之綠葵紫蓼盧叔彪之粟殮葵菜皆指此齊民要術引廣雅歸邱葵爾雅翼葵爲百菜之主一歲可三種爾雅菑菹葵郭注似葵而小灼啖之滑卽劉禹錫所謂菹葵燕麥動搖春風又蘇軾詩煮葵燒筍餉春耕則可瀹爲蔬者尚多要不若秋葵之爲著也其爲卉品者一曰蜀葵爾雅葍戎葵注今蜀葵也華如木槿一曰錦葵卽荆葵爾雅苾蛄注今荆葵也一曰蔞葵爾雅蔞葵蘩露注華紫黃色或謂卽今藤菜要之於卉爲近別有旌節葵陸務觀有詩蘇子由亦有紅葵旌節花之句楊升

菴謂借葵喻形非謂旌節卽葵爲得其實至葵之向日其說已久而不能無疑左傳葵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亦言葵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則向日屬葉而不屬於花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亦未確指爲花至杜甫詩傾陽逐露葵許白雲詩遂有向日錦苞之語則專言花能向日按向日葵一名金盤菊花大蒂重開則低垂似無隨日轉移之理況子建所云傾葉葵藿竝稱說文藿未之少也玉篇謂之豆葉則亦專指葉而言未見豆花漠漠朝暮轉向也或謂秋葵日中盛開至暮則斂謂之向日則與牽牛花見日卽萎者相反物性不同良亦有之非驗之秋圃弗能知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全書然散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吳志注獨載虞翻論鄭馬解尚書違失凡數事如顧命上宗奉同瑁鄭注同酒楮翻駁曰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上宗奉瑁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從而訓爲酒楮今按顧命篇同字見七見王用同以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醋用以祭及瘠拜則以同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醋者則禮所云太宗執璋瓚亞裸是也瘠者說文云嘗也則太宰之瘠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楮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瑁字之誤而瑁爲鎮

圭可用以祭酒及亞裸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瑁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瑁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為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栝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為璽乎天子有璽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竝不以為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為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頰水鄭所定本作濯頰翻駁曰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



闕之義翻意蓋謂洮頰爲頰而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  
按洮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祧職云故書祧爲  
濯濯既爲古洮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既以洮爲濯又以濯爲  
澣衣者謂王服澣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澣濯者  
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  
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洮爲句  
頰水爲句馬氏曰頰頰面也謂服澣衣頰面之後而相以冕服  
被其身虞氏又謂洮字虛者蓋洮止有濯義卽以爲濯字亦無  
衣字故云洮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案據本經相  
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固以經證經者也又堯典宅昧谷翻  
以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因怪鄭氏反以爲昧按

史遷從安國問故其作五帝紀正作昧谷此真古文也賈逵傳  
古文尙書鄭君所注係用逵本則作昧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  
夏侯等書作桺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桺穀則作桺者乃今文  
也考昧與桺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桺爲齊人語明伏生日  
授尙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桺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  
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  
別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𠄎重八爲別古文作𠄎說文八部  
云𠄎別也又艸部云𠄎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卽本古  
文尙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𠄎三  
苗鄭恐後人不知𠄎爲古別字故注云𠄎猶別也與說文𠄎別  
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誤𠄎字爲北反以𠄎當

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虞翻易學尙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尙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尙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尙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柶謂之酒柶成王疾困憑几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尙書大傳云秋祀柶穀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柶穀之氣於華山也柶聚也齊人語

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桺穀賈疏云伏氏文夫  
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昧爲桺由是傳今文者作桺古文家作  
昧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五帝紀亦作昧徐廣曰一作桺蓋  
後人以今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尙書則從師承  
古文之本故作昧且桺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云桺昧之  
言冥日入後漸成冥黑故云昧義得兩通聲亦相近必謂作桺  
爲是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𠂔𠂔也从二人相  
背𠂔部𠂔𠂔也从𠂔而𠂔𠂔古文𠂔是𠂔訓𠂔𠂔从𠂔義相轉  
注不煩破字故鄭注云𠂔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  
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𠂔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倞  
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弃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



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洮頰水馬注  
洮洮髮也頰頰面也按沐稷醴梁見于禮經洮髮則無之古濯  
字有濯音濯洮聲相近故康成以洮爲濯釋爲澣衣成事者謂  
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澣濯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  
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頰面謂之澣衣誤  
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瑁下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啜  
又云大保受同祭噉宅說文口部託奠爵酒也从口託聲周書  
曰王三宿三祭三託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奠用以噉者果何  
物耶翻之言曰古月似同然則當衍一瑁字矣解經而竄經兩  
漢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彤通鄭箋詩旱麓篇瑟彼玉瓚云圭  
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同固圭

瓚盛酒處也故云酒栝不直以圭瓚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瑁字固取覆冒為義不當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獻以荏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為重安得以此解尚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為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云顧命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栝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為

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  
得猶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  
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  
云曰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合會也夙夙臣鉉等曰同爵  
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嘒故夙夙史籀亦夙夙薛氏鐘鼎款識  
周齊侯罇鐘牧敦石鼓文同字皆夙夙說文又云託奠爵酒也  
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託是叔重亦以同爲爵也禮祭統君執  
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觀下文太保秉璋以酢則同爲  
裸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爵名同義非謂同卽瑁  
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  
大司樂掌六律六同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

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瑁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鏡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卽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非天子頰面謂之澣衣誤莫大焉案洮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澣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事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縫人鄭注引書度酉曰柳穀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



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  
漆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  
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𠄎同事  
秋三𠄎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𠄎古文酉𠄎爲春門  
萬物已出𠄎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𠄎柳  
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  
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  
文云北作𠄎茈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𠄎分  
也从重八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茈戾也从𠄎从火火古  
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从其文  
訓之曰猶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竄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  
析木形有作王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詁北字與虞意同  
不改經文蓋其慎也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

釋書呂刑鍤字

孫鳳起

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鍤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鍤釋  
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鍤六銖也銖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  
重九銖俗儒良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鍤銖也銖十銖二十五分  
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銖案鍤字之說不  
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工記桃氏爲劔  
上制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

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  
鄭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銖也又治氏戈戟重三銖注云今東萊  
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銖爲一  
斤四兩弓人膠三銖鄭亦以鍤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  
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  
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  
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劍之傳于今者其  
重尙不及半蓋八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  
漢器欵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則  
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銖爲十銖二十五  
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劍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銖則

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鍤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槩耳  
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鍤銑二字古通馬氏以鍤爲六  
銑固非叔重知鍤銑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  
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鍤銑之同據東萊所稱定  
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古文省偏旁鍤銑二字形相近薛  
尙功鐘鼎款識周師淮父卣銘云錫貝山埒今考定當爲錫貝  
由爰爰正作奄與𠄎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弔彝銘  
云王錫金百爰爰作𠄎知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  
作鍤或作銑文旣殊而音隨異矣鍤銑字又通作率考工記先  
鄭注讀銑爲刷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卽鍤  
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尙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鍤又通借作選饌



銜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  
古曰字本作銖銖卽銖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撰伏  
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  
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校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  
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銖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  
銖爲字下銖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鑿至以銖爲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銖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銖當爲銖弓人  
之銖當爲銖殊違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由之鼓瑟

許乃濟

論語由之瑟皇氏義疏本作由之鼓瑟考文載古本並有鼓字  
按集解載馬注亦應有鼓字邢疏亦然不知何時脫去鼓瑟二

字見下侍坐章以及毛詩國策史記皆有其文如單言瑟而不  
言鼓則由之瑟亦猶人之瑟耳何異之有說苑載此事及集注  
引家語並有鼓字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  
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  
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今按鴻範王道平  
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贊王道便便便與辯古字通  
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  
物索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  
怡怡懌也又太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

見文選典引韋昭注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  
余正謚靜也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若古  
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牧誓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  
與螭同今按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說文內  
部啍字注引歐陽喬說同歐陽喬者蓋歐陽高也金滕周公卒  
後秋未穫按論衡感類篇載今文家說正如是呂刑其罰百率  
按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  
爲率凡此皆用今文之確然可據者也又如咎繇謨帝曰毋若  
丹朱敖禹曰予辛壬娶塗山與論衡問孔篇合漢書楚元王傳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後漢書梁統傳舜禹相戒無若丹朱  
俱與史記同高宗彤日天既附命正厥德按漢書孔光傳附命

作付命付附古通用鴻範毋侮鰥寡與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合  
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五是按爽對策云五臧咸備  
各以其敘又李雲傳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然則臧與  
是古亦通凡此雖不能明證其爲今文然漢人言書率用今文  
則亦今文說也若古文說之可考者鴻範曰涕按毛詩載驅箋  
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圉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  
按之定以爲圉於古文則爲弟然則涕乃弟之譌也伊尹作咸  
有一德在成湯時按鄭本序次咸有一德在湯誥後故以爲成  
湯時也仲丁書不具按仲丁書雖不在逸十六篇之列而殘簡  
尙存史公蓋親見之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拱生於  
朝按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



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劉向五行傳及論衡異虛篇俱依此說蓋今文家不見百篇之序故以大戍爲高宗顏氏以爲伏生差謬是也惟史遷得之是其多古文說也又如堯典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是史記本作爲也攷漢書王莽傳南巡則疇以勸南僞僞與爲通也鴻範沈漸剛克與左傳文五年所引合劉歆好古文古文尙書與古文春秋皆至歆始顯是亦古文說矣他若堯典居郁夷今文作嶠鐵見書疏古文作塢夷見說文咎繇謨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見索隱古文作在治習見集解毋逸高宗五十五年今文作百年見石經古文作五十九年見中論胎誓今文作鮮誓見大傳古文作棗誓見周禮雍氏注此則不古不今未知遷之所據若堯典

之教穉子注引孔安國曰穉曹聲相近然以說文攷之古文當作教育子故馬融訓爲長云教長天下之國子則穉未必爲古文也禹貢之滎播旣都索隱曰古文尙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然馬鄭本俱作播惟漢書作波則播未必爲今文也克明俊德以俊爲駟鳥獸犇尾以尾爲微擾而毅以擾爲擾禹敷土以敷爲傅彭蠡旣豬以豬爲都西伯戡黎以黎爲阬今殷其淪喪以淪爲典咎徵曰蒙以蒙爲霧此或字有古今或傳寫魚魯要於經義無涉予其大賚汝以賚爲理豈訓賚爲理邪惟貌有稽以貌爲訊豈訓貌爲訊邪夾右礪石入于河作入于海臣瓚引書亦然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丕爲負康成釋書本此微子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云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

喪文侯之命乃平王命文侯仇今云襄王命文公重耳若此類  
蓋不能決其爲古文爲今文矣且百篇之序皆古文也故史記  
具載之然亦間有異字如異畝同潁畝作毋旅天子之命旅作  
嘉是也蓋孔壁古文當以司馬遷所見者爲最真若馬鄭之本  
依賈氏所定已非純用古文況梅頤所獻乎後之讀史記者見  
其與孔本異卽以爲今文見其與馬鄭同又卽以爲古文均失  
之矣

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保和

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史記  
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尙書宜皆本於古文者也然取遷  
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

有通假義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已一家言班固稱遷多  
古文說要未盡本於古文而雜出於今文者有之焉五帝本紀  
能明馴德以親九族至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  
野夏禹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至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  
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至不如去  
遂亡又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至六曰弱魯周公世家武王克  
殷二年至王亦未敢訓周公凡若此者皆用古文者也可何以明  
之古文與今文不同論者以爲今文久失傳第從史記注而錄  
之則便作辨懌作怡靜作謚始作祖嶠夸作禺鐵明都作孟諸  
此皆係今文史記不從則可以知遷之用古文也又周公世家  
周公卒後至歲則大熟載古文說不當云周公卒後史記如此



則決其爲今文無疑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  
師古注謂出尙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高宗享國百年亦見  
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  
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  
馬鄭王肅三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  
晉文侯仇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旅  
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  
樹奇其於左國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運量之揚權而變化之  
孰爲已出孰爲非已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  
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尙書亦若是焉已矣

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聯奎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尚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嘗取史記所載覈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咎繇謨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融日伐耆周本紀之引堯誓甫刑厥書封禪書之引堯典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盼誓燕世家之引君奭衛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惟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汝不其命句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葛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維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

屋爲烏索隱謂是今文泰誓又武王乃作大誓一段齊世家引師尙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泰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爲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爲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旣傳自安國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變經文而今文又爲肄業所及故其所載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成就已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卽真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託名古文者可竝也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伏生傳尙書於張生歐陽生實二十八篇史記言二十九篇說

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誓一篇其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  
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  
下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  
劉劭七略俱謂武帝末民得大誓于壁中獻之與博士讀以教  
人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大誓若大誓武帝末始出則不得  
以史記所云二十九篇謂大誓在其內矣然武帝建元元年董  
仲舒對策卽引大誓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故仲舒得以引  
入馬融疑其僞歷數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之引大誓文五  
事謂今文大誓無此語融之意以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然伏  
生尙書大傳有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明係大誓之



又其所以不傳者蓋伏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大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氏集注尚書于大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大誓有今古文之異則今文大誓同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將五十四篇中惡在其可信邪自古文亡而梅賾僞古文出中有泰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夫馬融明言略舉

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融之所及而不據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尙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等句反不見引入是知融所疑爲僞者未必是僞而梅賾古文人所信爲眞者實非眞也若以今文大誓爲漢時僞作則當劉向以中古文校尙書時早已斥其僞矣奚待後人議哉

今古文尙書增犬誓說

徐養原

漢之尙書別有大誓一篇今古文皆同而其得之之由其說不一孔疏云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大誓三篇此謂大誓出于宣帝之初也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

未有人得大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  
此謂大誓出于武帝之末也二說既不同矣夫大誓果自古有  
之乎劉歆曰大誓後得馬融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曰民間得大  
誓豈皆謬說耶果出于武宣之世乎伏生載於大傳史遷載於  
史記武帝之詔引之仲舒之對引之終童之對引之何由而預  
見耶善乎孔冲遠曰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  
已得大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或爾時重得之  
故於後亦據而言之按王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  
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易  
十九篇始定矣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  
說卦書卽大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初未嘗有所缺豈非重得之明驗乎意伏生初傳大誓時諸儒  
疑信參半至河內重得然後列于正經藝文志大小夏侯經二  
十九卷大小夏侯皆立于宣帝之世蓋至是經文始全向歆校  
書遂據以著錄耳若夫壁中古文五十八篇亦有大誓則大誓  
豈又出于孔壁乎曰非也馬鄭俱傳古文者也一則曰大誓後  
得一則曰民間得大誓明非孔壁所有或曰大誓既不出魯壁  
何以古文有大誓曰古文多於今文蓋有古文有而今文無者  
未有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其故何也今文立于學官古文不立  
于學官說經者不敢以古文所有補今文亦不敢以古文所無  
廢今文也或曰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疑  
本不數大誓故五十七此又不然大誓凡三篇若不數大誓則



祇五十五不得有五十七也鄭氏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師古引此以爲証自是確論然則所亡何篇乎或以爲酒誥或以爲武成要皆非是何則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篇與卷不同者以有一篇而分爲數篇篇雖分而卷不分故也一篇而分爲數篇者唯九共般庚及大誓般庚大誓鄭氏時具在則所亡者其九共九篇之一乎若酒誥武成則以一篇爲一卷者也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志計篇則缺其一計卷則無所缺是所亡者非酒誥非武成尤非大誓章章明矣近世秀水朱氏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亦未必然蓋古文有序而今文無序何以明其然也王充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此蓋今文家說充非之曰百篇之序

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要之爲此說者不見百篇之序者也若知有百篇之序而爲此說則僞矣張霸雖治古文春秋亦未見古文尙書故僞造百兩篇以欺世使霸見古文百篇之序則無此謬矣使霸以前人人知有百篇之序則霸亦不敢謬爲之矣則知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宜數大誓不宜數書序或曰志稱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蓋三十二者分大誓三篇爲三卷又有序也章句釋經不釋序故三十一也似今文亦有序矣然今文卽有序亦祇有二十九篇之序無百篇之序且三十二卷中有大誓豈二十九卷中無大誓乎宣帝使博士讚說詎獨歐陽博士讚說而夏侯博士不讚說耶夏侯二十九卷必無反數書序而不數大誓之理唯釋文序錄云

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之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此當是末說之所本然併書序數之而以爲三十篇則可去大誓不數而以爲二十九篇則不可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九終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論限河法大...

論...

論...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詁經精舍文集

兩漢經師家法攷

趙春沂

六籍之學盛於漢氏諸儒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左雄傳汪  
所謂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  
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間五經家法稍增經博士一人至東  
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於是立五經博  
士各以家法教授續百官志云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  
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  
秋嚴顏氏掌教弟子此博士分經之目故博士立而經學之家

法嚴東京經術所以盛于西都也且漢世之尊家法不獨嚴于立博士而已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然則漢舉明經亦嚴家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然則漢舉孝廉亦嚴家法也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讐家法此雖宦官猶知之况博士乎家法又謂之師法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注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有始師乃有師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

博觀其義是也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翼奉傳  
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  
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吳良傳東平  
王蒼上疏薦良日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此師  
法之明于上者也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守師法劉寬傳  
注引謝承書云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翟茂傳  
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此師法之明  
于下者也大抵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有所師乃能  
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蓋漢世治經凡  
不守家法者世不見信如儒林傳孟喜不肖仇趙賓之學上聞  
以爲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

易房以受延壽學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冝皆曰非也此雖誣善之辭然卽此可見漢儒明辨家法之嚴與漢代崇儒亦嚴師法之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云是末師而非往古此漢人嚴背師法之證也其必責之博士者家法之明明于博士也西晉承兩漢而後猶置五經十九人至永嘉之亂或減爲九人或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列五經則家法于是紊矣夫家法明則流派著可以知經學之衍別可以知經文之同異可以知衆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誼漢學之盛盛於家法也故前後書多言家法如此至于衆儒之淵源緒系則皆散見于儒林傳與藝文



志而網舉于陸氏釋文茲不具論

漢經師家法攷

洪震煊

漢治經義各有名家師法馬班述儒林釐然可攷及東京之盛  
一師教授恆數百人或千餘人乃至曹曾受歐陽書門徒三千  
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張興弟子著錄萬  
人蔡元萬六千人史例簡嚴不能備載也今可攷者集古錄金  
石錄隸釋隸續所載漢碑閒或一見如治梁邱易有重安侯相  
杜暉慈明治京氏易有費縣令東平陽田君治歐陽書有河南  
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郟令景君綏氏校尉熊喬漢舉郎  
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成陽閻葵龔叔謙治小夏侯書有成陽  
閻葵廉仲絜治魯詩有司隸校尉山陽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

榮含和治韓詩有山陽太守濟陰祝睦郎中乘氏馬江元海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叔河從事武梁綏宗治嚴氏春秋有處士閻葵班宣高暨子讓公謙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鮒皆漢史所未載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及東觀漢紀爲范書所本有三書有而范書無者董春師事王君仲受古文尙書劉宏師事劉述治歐陽尙書王阜受韓詩孔喬學左氏之類是也有三書詳而范書略者徐穉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書劉寬學歐陽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之類是也范書儒林傳之外爲經師家法所關者方術傳載廖扶文起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子產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獨行傳載陳

重與同郡雷義俱學魯詩顏氏春秋侯霸傳言霸篤志好學師  
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第五元張恭祖爲鄭  
康成師見鄭康成傳摯恂爲馬融師見馬融傳皆師資所承不  
列于儒林傳而互見于諸傳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云其稱  
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孝經論語皆古文自  
述家法確乎不雜而儒林傳但總目之曰五經無雙熹平石經  
書用今文卅四篇春秋用公羊而及顏氏詩用魯而及齊韓禮  
用儀禮論語及盍毛包周益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  
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  
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故石經  
文字依用者如此至儒林傳但總稱之曰正定五經而五經師

之家法未之或詳也故先儒議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  
其在此也歟

漢經師家法攷

胡縉

漢儒家法大略有三一口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邱費高書有  
伏孔詩有毛齊魯韓禮有二戴慶氏春秋有左公穀其間文字  
異同章句錯互各守師傳不相沿襲故趙賓變箕子之訓易家  
證其非焦贛本隱士之傳光祿明其異田何之易實淵源乎商  
瞿毛公之詩公穀之春秋乃權輿于子夏申公之于魯詩張蒼  
之於左氏竝溯沿于荀卿伏生傳今文先秦之博士也安國傳  
古學孔氏之舊文也高堂傳士禮魯國之老師也由七十二子  
迄四百餘年如高曾之授晁仍淵流之衍枝瀆是之爲守師說



一口通小學漢儒課學僮必先諷籀書九千字以得其指意聲  
形授爾雅十七篇以究其詁訓轉借三年而一經通三十而五  
經立故詭更正文嚮壁虛造則許奮訂其違破壞形體便辭巧  
說則班固糾其謬漢儒研六經從文字入研文字從聲形入莫  
不考鏡于姬卜準則于籀斯雖師承各殊而塗軌實一是之爲  
通小學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學則如孟喜明卦氣京房言  
納甲飛伏鄭君闡爻辰虞翻推消息書家如伏生則以洪範言  
天詩家如翼奉則以五際言天春秋家如董仲舒則以公羊言  
天劉向則以穀梁言天劉歆則以左氏言天竝上探象緯下明  
人事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原夫  
乾坤鑿度實萌芽于先秦河雒諸篇乃朕兆于東漢賈鄭何鄭

諸家尤精是學大抵原本孔經鉤摘樞要非如後儒守井魚之  
尺聞昧圖書之奧旨也是之謂明天人之理其釋經之體亦約  
有三一曰以經解經或依經以析理或錯經以會文或辨經以  
校誤如毛公詁詩多用爾雅費氏說易卽本繫辭依經之體也  
毛詩之箋廣引禮經地官之注半參王制錯經之誼也由左邱  
之古經知祠兵之文誤據魯詩之正字識繡黼之傳乖辨經之  
法也一曰以字解經或擬其音或正其讀或改其誤擬音者古  
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如某讀若某某讀如某之例是也正讀  
者聲有通借故爲變化之詞如某讀爲某某讀曰某之例是也  
改誤者字或由聲而誤或由形而誤故爲救正之詞如某當爲  
某之例是也觀夫賈逵定弟圍之異字何休辨登得之同聲周

官故書必存于注儀禮古文盡著其精澤一反三餘可識矣一  
日以師說解經如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見于毛氏詩子沈  
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沈子之說載于公穀傳箋詩之指  
半表發夫亨莫注禮之言先引微夫杜鄭譬後海而先厥河非  
數典而遺其祖也繇茲家法闡厥微言以故用日少而畜德多  
稱文邇而見義遠函雅故綴道綱知時務統陰陽通天地人之  
謂儒惟漢儒斯不媿焉故家法精漢學明家法棄漢學廢謹授  
受研六經家法不失孔書乃明是爲攷

漢經師家法攷

邵保初

昔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迄乎戰國諸子紛淆  
遭秦滅學典籍灰飛宿儒遺彥口耳私授馬迹蛛絲十存一二

漢初開獻書之路廣立學官於是經術之士得以身顯當時各守其傳自立門戶或專主一家或旁通他氏要之漢人解經持論甚嚴不肖輕易師法試以兩漢儒林考之其淵源授受具有家法焉易始田何而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項生傳其業其出於王同者楊何卽墨成孟坦周霸衡胡主父偃也何傳司馬談及京房而寬初爲項生從者後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其學甚詳故其傳彌廣寬弟子爲田王孫是時梁邱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則又合丁寬及王同之學者授子臨臨授王駿五鹿充宗充宗授士孫張鄧彭祖衡咸由是後漢范升呂羌梁恭楊政祁聖元張興興子魴張堪杜暉皆治梁邱易施讐亦以田王孫之學授梁邱賀之子臨及張禹魯伯禹授彭宣戴崇魯伯



授毛萇如邴丹由是平帝時有戴賓賓弟子劉昆昆子軼及景  
鸞皆治施氏易孟喜又以田王孫之學授白光翟牧蓋寬饒趙  
賓焦延壽由是後漢夏恭注丹雋陽鴻袁良良孫安安子京與  
敞京子彭彭弟湯及梁竦任安徐淑宗資許慎虞光光子成成  
子鳳鳳子歆歆子翻皆治孟氏易而施孟梁邱之傳竝盛焦延  
壽以孟氏易授頓邱京房房爲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段嘉  
姚平任良乘宏周敞由是京氏之學興而谷永劉輔戴憑魏滿  
孫期楊秉崔瑗郎宗宗子顛折像樊英康檀弟五元先徐穉李  
炳劉寬韋著度尙並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  
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直者東萊人也  
爲章句四卷以授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由是韓歆陳元馬

融鄭眾荀爽宋忠等傳之乃有費氏之易與直同時有高相者  
自言出丁將軍授子康及毋將承爲高氏易至費氏興而高氏  
遂微又有韓氏易其原出於韓嬰作易傳自傳其家後有涿郡  
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授其學於蓋寬饒又博士白子友以其  
學傳朱雲雲傳嚴望嚴元惠莊爲白氏易晉永嘉後唯置費氏  
博士王弼亦嘗治費氏之易者則存于後者止直之學而已矣  
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伏勝以李克之書授晁錯及張生歐陽和  
伯孔安國者今文也錯授何比干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  
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以傳周堪孔霸黃霸堪傳牟卿許商孔  
霸傳子光而光又得牟卿之學商傳唐林吳章王吉煥欽章傳  
云敞由是有大夏侯氏之學後漢牟融鮭陽鴻賈逵宋意張馴

吳良並治其書夏侯建以勝之學傳張山拊爲小夏侯學山拊傳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其出自寬中者趙予班伯也其出自無故者唐尊也其出自秦恭者馮賓也此皆治小夏侯氏之書至東漢而王良等傳其業和伯又以其學授兒寬而歐陽世傳寬學至高爲歐陽氏學林尊受其業以傳平當及陳翁生當傳朱普鮑宣翁生傳殷崇龔勝朱普更傳桓榮彭閎臯宏榮傳何湯胡憲丁鴻鮑駿張黼鴻傳陳弇劉愷巴茂朱佺榮又以其學傳子郁郁子焉焉孫典以其書世爲帝師郁傳楊震震授虞放陳翼焉傳黃瓊楊賜而歐陽高之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歙傳禮震高獲曹曾曾子社於是治其書者又有楊寶鮑永尹敏牟長宋登朱寵張奐杜

星洲系角 卷三十一  
喬宗資輩而歐陽之之學於東京爲最盛此皆治今文之學者也安國本伏勝弟子所得魯壁古文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此亦止伏生所誦之二十八篇其增多之書未得列於學官安國亦不敢私授故都尉朝以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其師傳雖歷歷可數而終漢之世不見有增多之書且兒寬旣傳歐陽生學又從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而夏侯勝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夏侯建亦嘗師事歐陽高高之學出於兒寬可知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悉出於寬寬之學無異卽安國之學亦無異也夫漢世所爲古文尙書者有益豫之古文有杜林之古文益豫之書周防傳之杜林之書徐巡衛宏傳之賈逵之訓馬融之傳皆杜氏漆書而



非安國壁中書也他如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  
亦皆治古文書然非晉梅賾所稱之孔氏古文也詩至漢代傳  
者四家申培與楚元王及夷王魯穆生白生同受業於浮邱伯  
以授王臧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慶忌江公許  
生徐公培魯人其所傳爲魯詩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傅子  
元成許生弟子又有王式式更受詩於徐公以傳張長安唐長  
賓褚少孫薛廣德長安傳兄子游卿游卿傳王扶許晏廣德傳  
龔勝龔舍而治魯詩者若博士江公右師細君及劉向卓茂許  
晃李業魏應包咸劉伉魯恭陳重雷義陳宣李炳魯峻等俱能  
傳其學轅固生齊人也作詩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傳  
后蒼蒼傳翼奉蕭望之匡衡而師丹伏理滿昌班伯皆傳匡衡

之學張邴皮容馬援復傳滿昌之學皆以其學至大官徒眾尤  
盛而白奇景鸞伏湛伏恭陳紀輩亦並治齊詩燕人韓嬰作內  
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賁生及趙子受之趙傳蔡誼誼傳食子  
公王吉子公傳栗豐吉傳長孫順豐傳張就順傳髮福而郅憚  
薛漢杜撫澹臺敬伯韓伯高召馴楊仁趙長君張匡李恂張恭  
祖唐檀公沙穆夏侯恭侯包陳颺皆守學教授並治韓詩河閒  
大毛公亨以高薛之學授毛萇爲小毛公萇授貫長卿長卿授  
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陝陝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賈徽  
而鄭眾賈逵孔僖馬融並治毛詩班固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  
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然自毛詩盛行而三家盡廢矣  
周禮出自河閒所謂古禮是也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

官經以爲周禮杜子春受業於歆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與父子多往師之及賈徽父子並作周禮解詁於是衛宏張衡趙岐馬融盧植仲長統繼之而周禮之學興儀禮出自高堂生所謂士禮是也文帝時禮官大夫徐生善爲容傳子至孫延及襄其弟子有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等傳其業於是蕭奮孟卿后蒼繼之而儀禮之學興禮記出自后蒼所謂曲臺記是也蒼授聞人迪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有大小戴及慶氏禮爲大戴之學者徐良也爲小戴之學者橋仁楊榮也劉祐高誘盧植同治之爲慶氏之學者夏侯敬慶咸也王臨董鈞曹充及子褒同治之而禮記之學興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賈誼傳左氏至其孫嘉嘉

弟子貫公柏公貫公子長卿修其學以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  
始更始傳胡常翟方進常傳賈護方進傳劉歆歆又事尹咸蓋  
嘗爲穀梁之學而尤深於左氏授賈徽徽子逵修其學作左氏  
長義及左氏訓詁護傳陳欽欽傳子元元作左氏同異以授嚴  
威卿鄭眾作左氏條例章句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業  
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他如嚴  
彭祖房鳳王龔金子嚴孔奮奮弟奇奇子嘉及李封許淑服虔  
高彪張恭祖張馴穎容其治春秋皆左氏之功臣也胡母生傳  
公羊氏學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宏嘗從胡母生受公羊而褚大  
羸公段仲溫呂步舒鮑敞從仲舒受業羸公授孟卿睦孟孟卿  
授疏廣宏授嚴彭祖顏安樂貢禹廣授筦路彭祖授王中安樂



授冷豐任翁劉向王彥禹事羸公而成於睦孟以授堂發惠惠  
授冥都都與路又同事安樂路授孫寶王中授公孫文東門雲  
豐授馬官左咸至張寬申輓伊推桓寬宋顯鄭興李育戴宏羊  
弼楊終何休荀爽徐淑蔡母君趙昱馮緄杜暉並治公羊春秋  
故其學最著于西京盛傳于東漢治嚴氏春秋者鄧擘李章丁  
恭樓望承宮鍾興周澤甄宇不下數十家治顏氏春秋者張元  
魯峻丁直馬萌呂圖吳盛夏侯宏亦不下十餘家瑕邱江公傳  
穀梁氏學以授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問千秋  
又事皓星公以授尹更始及更始子咸更始之學合左氏爲一  
者也丁姓授章昌更始授翟方進房鳳江公孫於宣帝時爲博  
士以其學授胡常常授蕭秉而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史高劉向

等並右穀梁由是大盛至王亥梅福尹敏侯霸段肅之流復治穀梁而其學遂與左氏公羊相埒矣夫諸家殊說莫如三傳如方進房鳳從更始受左氏復從之受穀梁胡常受左氏于更始而嘗受穀梁于江公彭祖以公羊名家又兼治左氏是其參稽互證固有會諸家之說而折衷者然其著論傳授支分派別未嘗稍離其宗傳論語者亦有三家魯人所傳者爲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夏侯建韋賢賢子元成扶卿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人所傳者爲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其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庸譚並傳之唯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孔壁中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傳馬融爲之注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

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爲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禹以論授成帝至後漢而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孝經亦有今文古文之別藏於顏芝出於芝子貞者爲今文孝經出自孔氏壁中者爲古文孝經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竝傳古文各自名家孔安國作古文孝經傳劉向校定其篇章馬融亦爲之作傳而世不傳注孟子者始自楊雄後漢程曾高誘俱有章句唯趙岐題辭與文義合而傳述不顯於當時爾雅釋言以下或言叔孫通所益且終軍亦以豹鼠之對受賜可知漢初此學授受不絕故賈董之書及史遷之徵引尙書毛公之作詩訓詁其闡經義大率悉符爾雅今所傳鍵爲文學及劉歆注歆之學出於楊雄餘如樊光李巡諸家皆傳自漢代而唯許叔

重說文解字悉宗雅訓以明六書之指蓋真能得爾雅之傳者  
要之漢儒治經始由學官之分建繼因師承之不移故其爲學  
至專且精不作駕空游衍之說自賈逵鄭興父子漸會羣經之  
義至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於易初治京氏又傳馬融之  
學而以費氏爲宗書因賈馬訓傳爲之注解其論前人時事悉  
有確據於詩兼治韓詩後作箋申明毛義毛詩依康成爲重其  
經文久而滋誤者多由鄭箋而正周官禮記以張恭祖之傳集  
興眾賈馬雅達廣攬之說讚而辨之作周官注本習小戴後以  
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  
篇通爲三禮後世慶氏曲臺並亡大戴無傳幸有鄭注津逮來  
者春秋嘗治公羊後通左氏作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以闢何



休之異說孝經鄭注鄭志及中經簿俱不載然陸德明以爲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唐初去漢未遠則相承或非無據論語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夫諸家訓釋往往安于所習互相詭激康成考先儒經訓而集其大成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惜乎元風大暢僞說恣行孟子爾雅之注均已散軼罕存故鄭氏之學不盡傳于後然其遺說間出于他書好古之士保殘守缺誠能拮據緒言遠宗古義則將由高密之門牆窺昌平之津畔也已

周代書冊制度攷

汪繼培

周時書冊所用見於經者有四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

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砮蒺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此書之以方者也內史又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僖廿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襄卅年傳鄭命伯石爲卿三辭乃受策又隱十一年傳云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襄廿年傳甯殖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此書之以策者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左襄廿五年傳云南史氏執簡而往毛詩小雅出車篇畏此簡書傳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此書之以簡者也砮蒺氏注方

版也丙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說文牘書版也論衡量  
知篇斷木爲槩枿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方版牘皆  
以木爲之論衡又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  
字說文以牒訓簡牒札轉注相訓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  
編之形古文作籒策乃假借字也然則簡策牒札皆以竹爲之  
方版牘爲一類簡策牒札爲一類合而舉之則謂之方策方策  
之用有謂以字異者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  
名書于方左傳正義云凡爲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于簡數行可  
盡者書于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于策是也有謂以事異者杜預  
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又隱十一年傳凡  
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注謂承其書辭告命乃書之于策

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

蓋周禮之舊制是也其長短之制各視所施聘禮左傳序兩正

義引鄭元注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

儀禮正義

作尺二寸誤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一又謙焉尚書正義

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束皙穆天子傳序云

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南史王僧虔傳云有盜發

楚王家獲竹簡書簡廣數分長一尺江淹傳云以科斗文推之

則周宣王之簡也此皆周時策書之制漢書杜周傳注孟康曰

以三尺竹簡書法律而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則

周律與漢律簡當並用二尺四寸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

三尺耳後漢書曹褒傳云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



一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簡制與周時經典合獨斷謂策  
長二尺短者半之左傳正義謂此据漢世策書所用故與六經  
異也釋名槩板之長三尺者也說文以槩爲牘樸削槩爲牘當  
必減小史記匈奴傳云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單于遺漢書  
以尺二寸牘周時牘制長短當與漢不甚相遠而杜子春謂方  
卽漢時牘則方版之制亦與牘不甚相遠矣漢書藝文志言劉  
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  
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儀禮正義謂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  
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一簡容字多少亦靡定也周時史策  
之外官府文書類用木板蓋便于更換不復編綴學士所習則

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而六經則皆策書內則請肄簡諒學  
記云呻其佔畢畢卽簡見爾雅佔卽說文佔字潁川人名小兒  
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祕密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  
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莊子徐無  
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駁六駁卽太公六韜其書蓋  
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廿九年傳晉趙鞅荀寅  
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  
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鼓篋篋所用藏書者尙書納冊於金  
匱之匱中鄭注滕東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淮  
南子精神訓云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豹韜乃六韜之一  
當亦以金緘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僧虔

傳又云楚王冢書青絲編周時裝冊藏護之法亦畧可見矣

周代書冊制度攷

徐養原

古書冊用竹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𠄎今通作策策乃馬箠故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服虔訓爲簡書杜預訓爲馬箠明其字通用故服杜異解也策與簡不同而簡策與方又不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旣又云書贈於方書遺於策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彥云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穎達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然則策也簡也方也

制各不同釋器云簡謂之畢是簡又名畢說文云牘書版也牘  
與方名雖異實一物而已又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眾異顏氏  
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  
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以有稜角故  
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按秦  
書八體其七曰殳書徐鍇曰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學書之  
牘雖與殳不同而入觚之形正相類然从角之觚乃酒尊非木  
簡也此字依說文當作柎蓋策與簡俱用竹方與柎俱用木亦  
各因所宜而用之其長短則春秋疏稱鄭注論語序云春秋二  
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  
蔡邕言一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與六經異而儀禮疏稱鄭作



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二說不同當以孔疏爲是賈疏有誤字耳六經之策旣皆二尺四寸則無長短之異許蔡皆以爲一長一短兩相比附蓋主朝廷策書而言非所施於書籍也其容字多少則鄭注尙書云三十字一簡按二尺四寸固可容三十字然劉向以中古文尙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者脫亦二十二字則每簡不必定三十字且一經而每篇每簡字數亦不必盡同也至簡之廣狹及方與椀之大小則未聞焉聘禮記言不及百名書於方旣夕言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則每方字數及行數大畧可推已其編策也用韋孔子韋編三絕是也其編連之法上下

各一行觀冊字之形可見大抵春秋以前書籍皆用竹策至六國以後始有用帛者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漢書藝文志曰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此用帛之證蓋其時百家競起文字益繁固有汗簡所不能勝載者歟又有用金玉者周官職金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共金版說者以爲金版者國之典筴也周書大聚篇周公且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張衡西京賦曰乃爲金策用錫此土金策猶金版也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大戴保傳曰素成胎敎之道書之玉版素問曰著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蓋朝廷大典聖賢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奏

爲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此非常之舉也其常用者則竹木而已矣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攷

金

鵝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于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

繕寫者以上素書籍攷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蓋書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冊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細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



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畧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縞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于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慶厯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閒嘗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

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于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譌謬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

論語過位解 趙坦

包咸注鄉黨篇過位曰過君之虛位也釋者以爲門屏之間顧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見爾雅釋宮不當混宁爲位或又釋爲外朝之君位而堂爲治朝之堂然古者朝無屋治朝亦宜然安得有堂案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

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所引乃鄭氏論語注然則鄭釋位爲卿位矣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此寢廷爲路寢之廷則孔子所登爲路寢之堂或曰禮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朝於內朝孔子非公族何以非燕非射入內朝曰周禮太僕掌內朝及諸侯之復逆其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諸侯之燕朝當亦然孔子殆因復逆而燕見爾故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此當是注且孔安國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也益足證位爲卿位矣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鄉黨入公門節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集解引包注云過君之空位復其位踧踖如也引孔注云來時所過位包氏孔氏之說不同而邢疏則合而一之云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復其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此解二位字皆謂路門外治朝君日視朝宁立之位也或有據爾雅釋宮文難之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宁位異名位不得訓爲宁宁不得名之位此過位當爲孔子過羣臣之側位復其位爲反己所立之側位皆謂中庭左右之位也且鄉黨三言其並指孔子之身而言曰其在宗廟朝廷曰其言似不足者曰復其位其



儀並同也爲邢氏之言者曰此解知有爾雅不知有周禮周禮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鄭注云服王舉動所著衣位立處也王立  
處謂之位則知位之名不僅屬中庭左右也難邢氏之言者曰  
君之立處名宁臣之立處名位散文相通故君立處亦通曰位  
論語散文知爲臣之側位者以下復其位而孔注以爲卽所過  
位也君之空位非典要矣爲邢氏之言者曰司士職大僕前鄭  
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大僕職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之鄭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旣立退居路門在待朝畢賈疏  
云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此皆謂人君宁  
立處爲位君退入路寢則宁立之位空而大僕猶必前正其位  
者卽空位不敢忽之義故孔子過君之空位必敬以此也難邢

氏之言者曰此言誤矣鄭注前正王之位明曰道王蓋在王前  
 引導王就所立之位也入亦如之疏明云卻位立也蓋王將退  
 太僕復至王前導王卻位而入非王退之後正王之空位此不  
 足為包氏之證也為邢氏之言者曰謂君位為其位者周禮亦  
 有之小司寇之職云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  
 西面羣吏東面此為外朝之政王南鄉者即王所立之位也總  
 之曰其位則君位不嫌稱曰其位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其之  
 為詞有所指而無定之詞也下言王言三公言州長百姓言羣  
 臣羣吏則上言其位即指王及羣吏而言踐其位鄭注云其先  
 祖也以上言繼志述事故知其指先祖推之君子思不出其位  
 則其指君子不在其位則其指位之所屬鄉黨稱復其位復是

孔子復則其位必指孔子之位若其指君則孔子復君之位是  
何言語若謂孔子復其所過之位則其仍指孔子而經文僅一  
位字何得增成爲所過之位乎包自以過位指君孔自以過位  
與復其位指臣二說本不相通合之爾雅中庭左右之訓孔義  
爲長何晏並列包孔二注所以存異說邢氏不能明兩家之旨  
扭而和之強復其位爲復其所過之君位失孔義亦失包義也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鄉黨人公門一章俗儒不明朝制以升堂爲升治朝之堂過位  
爲過外朝之位固失之矣然諸侯有三朝亦有三門門之內必  
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則外朝亦當在庫門  
之內或謂外朝在庫門之外恐未必然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

門或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姑弗深究鄭注朝士云外朝在庫門  
 之外臯門之內此為天子言之也天子庫門之外有臯門外朝  
 在庫門之外仍在臯門之內若諸侯無臯門祇有庫門則外朝  
 安得在庫門外乎明乎外朝在庫門之內則所謂過位者總在  
 入門之後未必不兼外朝言之矣又曲禮云下卿位注云卿位  
 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  
 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  
 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如鄭此解過位在燕朝燕禮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  
 北上疏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位下經  
 君始爾之就臣位士賤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是卿大夫皆



有擬揖之位卿位雖君猶下之況人臣乎敬卿大夫之位正所以敬君也然則燕朝亦有君位知非過君位者燕朝君位在阼階上必待升堂之後乃始過位也此解雖與包異亦可並存蓋在外朝治朝則敬君位在燕朝則敬卿大夫之位必兼言之其義始備又家鄉黨此章先儒皆以爲記每日常朝之儀然與下執圭相連則此章安知非主聘而言今以聘禮記考之其言賓入門皇升堂讓卽此章之入門升堂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卽此章之鞠躬如也言入門則自臯門至廟門皆該之矣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卽此章之沒階趨進翼如也出如舒雁卽此章之出降一等逞顏色也彼此推校無不相應故鄭氏於下階一節卽引此章以爲注而玉藻言賓入不中門不履闕謂來

聘之卿大夫與此章之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又復相同過位一節於聘無明文按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鄭康成曰次在大門外之西出次入門必過外朝有朝斯有位非所謂過位乎所可疑者賓之升堂必執圭兩手奉玉不復摳衣而鄉黨言攝齊升堂事有未協考享禮則奉束帛加璧聘于夫人則用璋用琮私覲則奉束錦均不當攝齊此攝齊升堂者其專指禮賓時乎然先儒未有此說因解過位而詳繹之聊質所疑云爾

論語過位解

胡

縉

過位者聘禮賓入廟門公揖賓於中庭之位也鄉黨此章乃聘禮非朝禮細繹鄭君論語殘注及儀禮注自見鄭注立不中門

行不履闕節云立行不當棖闌之中央按玉藻云賓入不中門  
不履闕鄭此注卽據玉藻爲說也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  
亦引玉藻云此賓爲聘卿大夫也尤其明證考聘禮公皮弁迎  
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  
每門每曲揖古之制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曰  
大門卽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直路寢凡聘賓旣入外門其向  
廟皆曲而東行凡歷闕門三又曲而北及太祖之廟門賈疏言  
之極詳據鄭聘禮註所引玉藻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  
不中門行不履闕二節乃聘賓入大門以至廟門之禮也鄭注  
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按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  
位是位者據中庭左右言之考之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

中庭注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聘禮又云賓立接  
西塾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公事自闌西聘  
禮又云三揖至于階注云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  
當碑揖此卽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昏禮注  
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  
所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時公入  
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  
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  
左君位在中庭之右卽前時立于中庭之位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  
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  
面揖賓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



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攝齊  
升堂二節鄭注已亡而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  
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爲說凡鄭聘禮注所引  
鄉黨如賓不顧引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也爲說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引執圭鞠躬如也  
一節爲說及享發氣焉盈容引孔子之于享禮有容色爲說皆  
據經解經非同汎引是攝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爲聘禮矣  
故約鄭禮注論語注觀之則此章爲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  
中庭右揖賓之位况考之爾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與門  
屏之間謂之宁截然兩地自包咸誤以此章爲朝禮訓位爲君

之虛位後儒仍其誤遂云門屏之間人君佇立之處混位守爲  
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爲斷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徐養原

昔劉彥和著書稱緯有四僞通儒討覈謂起哀平自爾相沿俱  
同此說按劉熙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  
度也讖者織也其義織微也此三者同實異名然亦微有分別  
蓋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  
洛書等緯皆易也若讖之依附六經者惟論語有讖八卷餘皆  
別自爲書與緯體制迥別以隋經籍志考之孔老讖十二卷老  
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又  
有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記一卷王子年歌

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皆讖之類也竊意緯書當起於西京之  
季而圖讖則自古有之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  
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入盧生使  
人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蓋圖讖之名實昉於此他如三  
戶之謠祖龍之語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神馬當從西北來  
大率類是要之圖讖乃術士之言與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  
作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其於經義皆西京博士家言  
爲今文之學者也蓋前漢說經者好言災異易有京房尙書有  
夏侯勝春秋有董仲舒其說頗近於圖讖著緯書者因而文飾  
之今有乾鑿度與孟京易學相表裏卦氣起中孚稽覽圖詳之  
張霸僞撰百兩篇作緯者卽造中候十八篇以符百二十篇之

數何休著公羊述演孔圖於終篇鄭康成曰公羊長於讖又翼  
奉曰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見於汎厯樞此其緣飾經術  
之夫畧也易書春秋言災異者多故緯書亦多詩禮樂言災異  
者少故緯書亦少既比附經義必勦襲古語然後能取信於人  
禮記經解引君子慎始差若豪釐謬以千里祇稱易曰不稱緯  
曰而通卦驗有之史記天官書引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祇稱故曰不稱緯曰而春秋文曜鉤有之此乃緯書襲用古語  
非古人預知緯書而引之也後漢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  
師譙贛深明典奧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蓋東  
京之世以緯爲內學而譙京說易流於術數故遂以明緯推之  
其實譙贛時安得有緯耶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緡



十二經以說老聃其說本屬汙漫而說者以六經六緯當之謬矣迨李尋傳始有六經六緯之文按尋說王根在成帝之世是時緯已萌芽猶未入祕府故劉向校書獨不見錄以爲始於哀平之際王莽之篡亦未必然也夫緯書雖起于西京之末而書中之說多本於先儒故純駁雜陳精麤互見談經之士莫能廢焉康成之信緯非信緯也信其與經義有合者也詩禮注中所引皆淳確可據比之何休特爲謹嚴歐陽永叔欲刪九經疏中讖緯之文幸而其言不行充其說將併大傳之河出圖洛出書而亦刪之不但注疏無完本而已善乎昔人之言曰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間繆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又曰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爲著述

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斯可謂持平之論矣

緯候不始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之書周季蓋已有之讖言赤龍感女媧劉季興劉秀發兵捕不道以及當途典午莫不事合符節智神著蔡然而亡秦者胡盧生奏其錄亡秦必楚南公述其言秦楚之際祕文疊顯其證一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隸釋譙敏碑稱故國師譙贛深明箕隲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是讖緯之書宣元諸儒竝已傳習其證二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汎厯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漢書言翼奉治齊詩事元帝乃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

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疏謂本春秋緯文而董子繁露實用其說其證三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易緯通卦驗而禮記經解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書郎顛傳稱爲易曰而史記伯夷傳用之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說苑亦稱易曰而韓詩外傳引之凡斯逸文類本易緯其證四也宣帝時王褒作九懷其株昭篇云神章靈篇王逸注以爲河圖洛書讖緯文成帝時李尋說王根云五經六緯孟康注以六緯爲五經與樂緯張晏注以爲五經就孝經緯本文義隱注爲闡達其證五也漢初求遺書讖緯不入中祕故劉向七畧不著於錄而民間誦習厯可案驗張衡謂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又言成于哀平之際要據其盛行之日而言劉勰正緯遂謂起于哀

平荀悅申鑒俗嫌篇以爲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均未爲得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昔河圖出而大易興雒書見而洪範燿白魚赤鳥之符鐘律消息之應緯候之術由來尙矣漢張衡謂成哀之後始聞讖緯荀悅謂緯候起于中興之前皆非也夫京房察六日七分之卦氣與洪範之七卜同歸翼奉辨六方五性之從違與夏小正之月令相隸周官十輝郎顛演爲風角之占內經五運譙韓因作納甲之例誰云緯候起于哀平哉尙書洪範疏云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又云鄭元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總之



人道甚微日家近俗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俗儒趨時  
要取世資故緯候稠疊以偽雜真劉彥和嘗云東序祕寶朱紫  
亂矣蓋天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蒙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  
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氣機俯識事變權  
衡其理綜覈其故則經亦緯也黃石齋云詩者易之象致春秋  
者易之爻義也詩之用三百一十一取諸河圖春秋之用二百  
四十二取諸雒書易象之言二氣藏數于象洪範之言五行藏  
象于數皆原本圖書與易合體又云自後漢書諸儒雜解緯書  
聖言雖存他書益出泰素相淆近藉之仲尼遠託于軒轅瀆亂  
五辰可謂遜矣欲資以聞道敬治天人何繇焉所幸者易詩春  
秋書俱存可執符契以證聖道誠哉石齋之言也蓋帝王之興

必有瑞應是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自儒者高談性命卑言象數求一歲而難通問盈虛而莫據秦漢目爲卜筮之書晉宋謂談性命之路至使東序河圖幾同燔煨古語云逃虛易覈實難交流貽誤可勝道哉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金

鶴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篡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

尚書中候契握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本於尚書帝命  
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尚書大傳言主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穀  
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尚書考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  
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  
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汜歷樞  
又易通卦驗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  
皆引之言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中候摘洛戒云周公踐阼禮記  
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含孳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  
也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秦漢旣引其文故知其起于戰國

也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即鄒衍之徒為之此  
起于戰國之證也至若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其言最精又孝經  
句命決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援神契言日者  
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禮元命包言天子五廟二  
昭二穆以始祖而五與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合春秋含文嘉  
言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禮記合  
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仞十二旒諸侯七仞九旒此類又足補  
禮經之缺故知其始於孔氏也隨書經籍志云說者謂孔子既  
敘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  
出於前漢書洪範孔疏緯侯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



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然則謂  
緯候起哀平孔冲遠亦不以爲然矣吾得斷之曰緯候創始於  
孔氏增纂於戰國盛行於哀平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李富孫

七緯儷經而行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  
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別立緯及讖八十一首以遺來世後爲方  
士所采取又以誕妄之說坳益之故其言有醇駁今散見於諸  
書者可別白也後儒不察以緯候之書起於西漢哀平之際斥  
其僞妄欲一概屏之亦過矣按蒼頡篇云讖書河洛書也秦語  
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史記秦本紀有  
人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此卽緯讖之言也太史公自序引孔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  
緯文又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注今易無此語易緯有  
之禮記經解亦引差若豪釐謬以千里則史公與戴聖已得見  
緯書矣前漢翼奉傳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五際之說本於詩  
緯汎厯樞及春秋緯演孔圖見鄭氏六藝論蓋寬饒傳引易傳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何孟春謂今  
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則宣帝元帝時已有其書矣揚雄  
太元經張行成謂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用出於孟  
喜章句而焦贛以六日七分更直用事各有占驗洪适隸釋載  
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  
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緯讖已爲焦氏京氏之所授受矣張

衡不信緯書然其所作思元賦有云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則亦以秦時已有讖書矣迨光武應符讖以興遂篤信  
不疑至讀之廡下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咸以通七緯爲內學通  
五經爲外學其見於范史及諸碑碣者無論而賈逵以此論左  
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鄭康成何休亦以讖注經使  
果出於哀平王莽之時則賈鄭諸大儒必不肯以此汨經況證  
以春秋外傳及史遷班固諸書其非起於哀平明甚豈得謂不  
載於漢藝文志遂疑其僞而欲盡去之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